　　从我家去往学校的路一共有三条。

　　第一条沿着出入城市的大道出发，路面是近几年新修的柏油路。对于我家来说过于偏僻，在我上高中前从未注意过。路的两侧种植着许多杉木绿植，能很好的阻挡阳光照射，偶尔还会有类似炮筒的洒水车出来给它们浇水。我不知道大道的尽头是那里，因为骑行到第三个红绿灯路口我就要重新拐回城市内，穿过体育场后便抵达了学校。作为上学的路，这条路的距离是最远的，所需要的时间也是最长的，但到了夏天我宁愿提前十分钟出发走这条路，只因为在树荫下骑行很舒服。

　　第二条要经过我的小学和初中（两所学校是合并的）。他们在我初中毕业那年进行了重新翻修，新的教学楼刷上了艳丽的红漆，原本灰不溜秋的。从学弟学妹们那得知，设施也全换了新的，整个学校焕然一新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路过我都觉得很不爽。这条路是最短的。

　　一开始是没有第三条路的。没有人会无聊到放弃熟悉的道路去开辟新路。但有个学期学校正门修路，以上两条路都无法正常通行。我只得重新寻找道路。于是第三条路被发现了——从我家出发沿着市中心的河流前进，在一整片居民区中绕来绕去，最后成功抵达学校后门（那之后知道我们学校有第二个门）。但这条路走起来很麻烦，正门路修好后我就再也没走过了。

　　十五岁生日那年，堂兄送了我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他换下的旧相机。虽然说是旧的但也没用几年，不管是外观还是功能都和新的没什么区别。听堂兄说价格现在依旧很贵，差不多一万多元，他倒是不在乎。

　　要说我对摄影的兴趣也并非完全没有，看见美好的东西就想记录下来呀，这样的。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摄影不在于褒奖赞美什么，而在于揭示什么，改变什么，批判什么。那么我要改变什么？揭示什么？批判什么？

没有。

比起伟大艺术家的真理，我的理由是如此的肤浅。以至于我对摄影有着一种敬畏感。况且周围也没有值得我记录的事物。

　　因此，这台贵重的物品便被我搁置在柜子里许久，直到今天整理房间才得以重见天日。

　　堂兄说这是台单反相机，我不是很懂这些，也未曾去仔细了解。从外形上，这台相机很符合我的机学审美:四英寸的机身搭配上各个部件，正面看摄像头由一大一小两块圆柱连携，还可以缩放延长，右侧为了方便使用者抓取做了一个半圆形凸起，左侧则是各类接口。光线透过镜头被反光板反射至五棱镜，再由五棱镜将图像矫正，送入取景器才能被眼睛所看到。这便是相机的运作原理。

　　既然找出来我便打算琢磨琢磨，确认看看有没有坏掉。

　　充满电池，按下开关键后，相机正常打开了，显示屏幕自动切到了拍摄菜单页。我按照堂兄曾经教过我的方式调弄了几下，恢复到了拍摄界面，房间里的杂物都被成比例的映射到显示屏幕上，很清晰。

　　要拍点什么吗？我抱着相机，巡视了房间一周，并没有物色到好的素材。

算了，就这个吧。我对准试衣镜中那个手持相机的少年，按下快门键。

并非是我自卖自夸，虽然我本身的面容没什么出彩的地方，但我擅长用装扮让自己变的能上台面。浅色的针织衫搭配灰纹内衫，裤子选择灰色牛仔裤，令人显的高挑。屏蔽掉无精打采的表情，至少从镜子中表现来看还不错。

　　按理来说，相机的显示屏幕里应该会出现镜子中的我才对，但却不明所以的黑屏了。难道是坏了？

　　就当我头疼是否要找人修理时，相机的闪光灯突然再次闪烁，响起了一阵咔嚓声，将我吓了一跳。仔细看过去屏幕恢复了正常，并留下了拍摄的影像。

　　画面中呈现出一片祥和的雪夜小镇景象，拍摄者站在细雪铺满的雪坡上，静静观望着坡下小镇。没有高楼林立，也没有来往的车辆，灯火阑珊的镇子静悄悄地。一栋栋小屋子排列整齐，灯光照应在雪上，雪再映射回天空中，整个画面很明亮。再远处还是雪原，不过屋舍布局变得随意散漫。零散的小屋闪着零散的光。天空似乎与雪原合并了，也未发现星星，给人一种朦朦胧的感觉。

　　美，第一眼看过去就是这样的感觉，无论是构图还是景物本身。那么它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自然派系生活的静谧与美好？或者是别的什么？不对，现在应该思考的不是这些。这张照片是那来的？不论从那个方面来看，这都与我的自拍照无关。

　　首先排除这是堂兄留下的。相机刚到我手中时，我检查过，里面空空如也，与新的一般。

　　打开储存目录后也只发现这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是……昨天六点钟？怎么可能是昨天？昨天六点钟时相机还被保存在储物柜里。

　　照片中明显有雪景。我转头看向窗外，现在是三月末，真真切切的暮春时节，气温回转到零度以上了。上一场大雪还是年初时候，降雪量只有薄薄一层，早就融化做春雨了。

　　我再次举起相机，对准窗台外的世界:先是认不出名字的树，还是光秃秃的，然后是一栋惨白色的公寓楼映入眼帘。最开始它有着层蓝色的漆墙外观，随着时间的流逝，蓝漆全部剥落，变成了难看的白色。当然，我居住的这栋楼也是如此。两栋楼之间倒是有了点春的颜色，不过那也只是没有人搭理的杂草而已，艰难的维持景观模样。

　　与先前的情况一样，屏幕转为黑屏，等啪嚓声响起后才恢复。

　　果然不是窗前的的景象。说的不是很准确，那也是一副窗前的景象，只不过不是我窗户前的。

　　场景是室内，相机正对着一张很矮的案板，案板上很整洁，只有一瓶多肉植物。一张日历挂在墙壁上。屋内光源很暗，整张照片的光源都来自于窗外的景象——依旧是雪簇拥着的世界，在雪的中央立着一栋造型别致的红墙小屋，屋顶落着一层厚雪被。背景是一大片树林，虽然也是光秃秃的，但每条枝干都裹足了雪，显的富有美感。所谓「千树万树梨花开？」

　　不对，现在不是感慨这些的时候。

　　仔细放大能看清照片里日历所画的日期，三月十二日，与今天的日期刚好吻合。不过照片里的日历有点特别，最顶端确定星期的不是我熟悉的一二三四五六日，变成了日月火水木金土。没猜错的话，这是日本的日历吧？

　　也就是说，这是一张拍摄于今天早上日本某处的照片。

　　这样还没完，相机突然发出一连串的啪嚓啪嚓按下快门的声音。回过神来，里面又多出好几张照片，依旧是各类风景图，从拍摄角度到景观挑选都能看出来拍摄者的用心与摄影技术巧妙。

　　我细细的翻阅着每一张照片，想象着拍摄者在摄像时的内心。直到翻出来最后一张，那张不是照片，而且第一次出现了人像。是一段小视频，混乱的拍摄方式令人觉得只是不小心点击了拍摄按钮所造成的产物。

　　人物是位女生，年龄像是大学生。面容带着些婴儿肥，鼻子很立体，同毛笔画上的眉毛下是一双黑色占大部分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与镜头对视着，看起来对现状很是疑惑。在对视了一小会后，她抱起相机不停的戳了起来，嘴里嘟囔着这下麻烦了。因为是第一视角，导致我觉得她是在戳我。

　　她为要说这下麻烦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视频中的女生之所以会面露疑惑，是因为她发现自己拍摄的东西全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张莫名其妙的照片。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打开了一页空白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上【虽然很奇怪，但如果你真的看到这张照片后，请用同样的方式给我回复】

　　『啪嚓』

　　照片拍了过去。不过我立刻意识到疏漏之处，拍摄地点是日本的话，岂不是说明那个女生是日本人，她怎么可能看懂汉字？

　　正当我准备上网用机翻抄录一遍日文句子时，相机啪嚓一声，对方的照片拍过来了。

　　『你好！？？？？』

　　是纯正的汉字，对方居然会汉字。

　　【请你先不要害怕，我想先问一下，你拍摄的照片是否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并且多出两张不明所以的照片？】

　　『确实如此，遇到这种事情真是令人费解。我还觉得是相机坏掉了。』

　　在用了好几张照片向对方解释了我不是什么相机的器灵，也不是在恶作剧后。她总算愿意相信我的话了。

　　『也就是说，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我的相机意外与你的相机连接到了一起，我所拍摄的照片会被保存入你的相机，而你拍下的照片会被你接收保存。』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我可是特意为了这次旅行买了新的相机，结果却被告知无法正常拍摄，好伤心。』

　　【其实也不是无法正常拍摄，只是照片进入了我的相机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等你回国了，我把相机送给你。】

　　『这样好像也不行？那就请你帮我好好保管它们吧。』

　　我们有过尝试交换电话号码，以摆脱相机交流的方式。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论是她打给我还是我打给她，都无法拨通。信息软件也是如此，最后还是回归了相机交流。

　　『我现在的位置是北海道的富良野县，具体一点就是中富良野。今天的雪已经停下了，天气好的不得了。刚才那张你看到了吧？这一块雪地如果在夏天来能看到一整片的花田，但在冬天只有雪。我觉得只有雪也很好看，不如说我就是为了雪才来到这里。记得曾听人说过雪的上面是风的形状，你看上面那些线条一样的划痕真的是风经过才会有的形状。小松针树在地垄边上排列的很不整齐，但这种不对称的美其实也不错。你注意到了吧？其余的小松针树都是两三个生长在一起，唯独这棵孤零零的，所以我专门为它拍下了一张，决定给它取名圣诞树。』

　　我总算摸清楚了对方一些状况，以及她为什么能看懂并回复我汉字。

　　女生本就是名中国人，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独自一个人去往北海道旅行。她手中的相机型号与我手中的是完全不同的型号。就对摄影的了解程度我们两个也是天差地别，她在大学期间进修的正是摄影专业，姑且也算是职业摄影师。而我真的只理解摄影两个字。

　　对于我的突然出现她表现了颇为热情，每次在拍下照片后都会附录上一大片讲解以及类似旅行心情之类东西。我还以为她会是内向型的女生。

　　『海拔慢慢的在升高，我已经抵达上一张图片里的十胜岳当中了。千万不要小看傍晚时山上忽然亮起的灯光，那是一位结束旅途返回的登山者。山林中的松针树明显比外界成长的更粗壮，所覆盖的雪也更多更厚，不过这才符合我心目中雪国生长的树的形象。今天的气温降低了许多，雪也随之下大了起来。对于登山的人来说还算可以。天空虽然阴沉的，却不令人觉得难受，总觉得雪的颜色变的更蓝了些。只是照片的话，你可能看不出什么，下一次我打算拍成vlog的形式，你就期待吧。』

　　『你能看到摄像机玻璃片前的雪花吗？我是看到了。在通过摄像机能清晰的看见雪花的形状之前一直不明白这种东西为什么会被称之为花，现在总算是搞清楚了。十胜岳上有着许多野生的温泉，我找到的那处温度太高了，根本不适合泡。但温泉周边的雪景才是最惊艳的。树的枝干上不再堆着雪，而是挂着一串串冰晶，好像它们的叶子就是白色的一样，一眼望去有种用毛笔勾勒的质感。就算是阴天都令人惊叹。行走在这样的树林间，脚底是白雪，四周是白树，头顶是白天，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了白色。那种最纯洁的白。』

　　『咖啡屋的爷爷听说以前是很厉害的公司高层，退休后就在森林开了一间迷你咖啡馆。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小小的店铺每次只能容纳两桌客人。我运气很好，刚好空出来一桌。爷爷的咖啡甜点都是他亲自制作的，味道超棒的。爷爷是个意外健谈的人，他对我的相机很感兴趣，但我却只能遗憾的告诉他相机出来一些问题，无法正常拍摄。除了我以外还有一桌客人，他们是这里的常客，去年从东京搬到了这里，也和我很聊的来。』

　　『刚才那张是在富良野的最后一张了，明天要搭乘电车去往小樽。礼幌虽然也很想去，但是时间有限只能路过了。』

　　真好呢，去到那么漂亮的地方，拍下了那么多美丽的景物。我不厌其烦的翻看每一张照片与vlog。看着这些照片，好像我真的处身于富良野的大雪中，真的在一栋林中咖啡屋观赏落雪。

　　『对了，能麻烦你也拍一些你所处城市的相片让我看看吗？』

　　她突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

　　【抱歉，我并不会摄影，也没有进行摄影的意愿】

　　『我们的相机明明是双向的，却只有我向你分享所见到的景物，太不公平了。况且每天抱着空荡荡的相机很可怜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景色，什么样的人，都请拍一点吧。』

　　对方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实在是没有理由拒绝。

　　【不过我提前说好了，我能找到的东西都很无聊，况且我的摄影技术也很差。】

　　『没关系，去用心观察的话一定能找到有趣的东西。』

　　于是我抱起相机久违走出了家门。

　　平日里即便是假期我也很少出门，朋友们叫我出来玩也都以懒散为理由拒绝了。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小地方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呢？如果是富良野那种富满自然特色的地方或许我还会有兴趣出门。

　　不知不觉间逛到了去往学校的第一条道路上，三月正是杉树开始恢复生长的季节。随着气温的升高和阳光的增加，杉树的叶子开始萌发和生长。新的嫩绿色叶片逐渐覆盖了整个枝干，树冠变得更加浓密。这会算是有意思的东西吗？总之先试着拍下来看看。

　　角度就选择仰视吧，更麻烦的事情就直接无视掉好了，然后按下快门键。

　　『意外的不错呢。是在北海道久违的嫩绿色。绿色的树冠占据了三分之二的镜头，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天空与白云，刚刚好的比例。那只鸟才是照片的主题吗？躲在树枝间歪着头疑惑的看着你，很灵动的小家伙。其实前两张照片我也有仔细看过，你可能觉得是随手拍下的一幕，但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观摩的。』

　　原来镜头中有一只鸟吗？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本是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拍下的照片居然得到了夸赞的评价。

　　『那么，下一张呢？你不会只拍了一张，想来敷衍我吧？』

　　……

　　我的摄影生涯就此展开了。

　　其实仔细寻找起来，生活也不是很乏味。好像拿起相机后我的眼睛变得不一样了，总能发现曾经未注意过的事物。

　　『是已经枯死的紫藤萝吧？藤蔓已经有手臂那么粗了。好可惜哦，明明是春天却再也无法抽出新芽。等下，作为摄影师的直觉，远处的背景好适合看日出欸，你下次早起一点来这拍日出吧！』

　　【对不起，做不到，我可是每天都要固定睡上八个钟头的。】

　　【沿着火车轨道漫步要小心一点。不过这场景还真是极具画面感，像是一场浪漫日剧的结尾。这段请拍成vlog吧，我也想听火车靠近时，叮铃叮铃的示警声。】

　　『好可爱的小猫，胖乎乎的，趴在夕阳下的模样令人忍不住上手去摸摸。整个画面给人无限的温暖的希望呢。我这里也有只猫哦，是旅馆旁图书馆的树小姐养的猫。』

　　【它看起来好凶，感觉在讨厌你。话说这家伙未免太瘦了，树小姐有在好好养猫吗？和胖橘对比，它才更像流浪猫。】

　　就这样我们不断的分享彼此见到的景色与拍下的照片。她有落满雪的街道，我便有开遍花的草丛，石豁间流出的水渠在照片中给人一种小人国河流的梦幻感，冻结住的冰湖中央不可思议的矗立着许多桦树。

　　『非常感谢你陪我度过了这段本会十分孤独的旅行！明天，旅行就结束啦。这是最后一张涵管港口的影片了。船们悠哉悠哉的漂浮在水面上，来往的旅人们驻足在岸边远眺海面，我也是如此。在这之前，我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别人分享摄影。旅行的目地似乎也不只是拍摄好看的照片，像这样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坐在咖啡店里写着一张一张的「信」，和有趣的人一起聊天，分享摄影的喜悦也特别有趣。』

　　【我才要谢谢你带着我看到了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的雪国。回国后我会把你所有的旅行回忆还给你的。】

　　『我会去拜访的，还有这已经不只是我的回忆了，是我们的回忆。』

　　自这以后，摄像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她所拍下的照片。我所拍摄的东西重新出现在它的显示屏里，它失去了神秘的色彩，变得普通起来。好像我只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与一个女孩一同旅游了雪国。

　　但那并不是梦，相机里依旧保存着她留给我来自雪国的相片。我相信她会来找到我，继续与我分享一路上的见闻景色。

　　某个清晨时分，我毫无征兆的从床上醒来，然后事情像是命运已经确定好的一样。枕边的相机发出了熟悉的啪嚓声。

　　『起来看日出。』

　　爸妈还没有醒来，我静悄悄地换好衣服与鞋子又静悄悄地离开家，去那个她说会很适合看日出的地方。

　　在那棵枯死的紫藤萝树下，我见到了此后珍藏一生的画面。不是存储于任何人的相机里，在我脑海的最深处——

　　新日在城市的中央慢慢升起，湖面涟漪荡漾着，将撒在上面的日光来回晃动。紫藤萝树下，她穿着一袭米黄色毛织衫，橘色的围巾看过去让人暖乎乎的，头发编成一颗利落又元气的丸子头。她面朝日出，日光也撒在她的身上，形成一道耀眼的金色光晕，美的令人难以直视。

　　蓦然她回过首，对我露出笑容，然后对我轻言道

　　“初次见面，还请多多指教！”